# 小姑娘也会有春天

五十年代东方之珠的半山区，有一间占地很广的阮家花园，园中繁花如锦，万紫千红。在香风扑鼻的白玉兰花市树下，站着一个年华双十，貌美如花的少女。

这少女正是阮家花园的大小姐，芳名叫做玉芝。

阮玉芝在树下徘徊，原是等候情郎到来幽会。她的情郎是一位聘请回家，给弟妹补习夜课的先生。这位补习先生名叫艾自魏，年纪约有三十岁，生得风流潘翩翩，一表人才。

阮玉芝与艾自魏的结交，原是凭家里的小俏佣，替她牵线的。

这事的起因 有一天夜里，阮玉芝在园里乘凉後回房，经过母亲的房里，见灯火明亮，心想：“这时候已是午夜过後二时了，怎麽她还未睡呢？”

“父亲明天还要上班返工，又不是假期，多令人费解的事呀。”“而且还听见母亲的笑声，母亲在发梦的吧？不然，在笑什麽的啦？”

好奇心是人人有的，何况阮玉芝生就一副孩子的性儿於是蹑脚的走过去，凑巧那房里的百叶窗，穿了一个小孔。

她张眼一看，唉唷，了不得，爸和妈在打架啦！可是，心里一想，打架会笑的吗？只见爸爸骑在妈妈的身上，噢！不，爸爸正坐在妈那双乳球上呢？

多好看，那对肥乳给爸爸坐的扁扁的挤了开来，唉哟，要爆了。可是并没有爆呀！却听妈妈吃吃的笑着说：“唉唷，讨厌啊，你的年纪也不少了，没有见你还是这般逗人的，吹甚麽啊，我不吹啦，讨厌！”

原来爸妈二人，都脱得清光的。爸爸却坐在妈妈的乳球，正拿着那根乌黑阳具，硬要妈去吹啦！

到底妈妈拗他不过，只得张着嘴，把爸爸的阳具含吮着，像甚麽的呀，就像我们吃猪脚骨时，啜着骨筒的剩馀一般，唧唧有声。这多麽的好玩呀！不过，猪脚骨不会膨大，爸爸的阳具却越吮越大似的，不一会，竟把妈妈的口儿塞的满满的了。

看妈妈正在鼓着腮儿，脸红红的呜呜连声，而爸爸更是得意啦，还用手捧住妈妈的脸颊，挺起了屁股，使到阳具尽送到妈妈的口里，一抽一抽的，这也真是好玩的呀。

看妈直给他弄得喘不过气来，两条肥腿乱蹬乱踢，爸爸才把那根乌黑阳具抽了出来，胡子掀掀，嘴里吃吃的笑说：“好玩吧！”

只见妈妈恨恨的打了爸一下，说：“还说啦！你这人，险些把我闷死了！”

这时妈妈摸弄着爸爸那一根黑黑红红的，如烧红了铁锤似的阳具，说：“来吧，时候不早了，弄完了明天你还要上班返工的啦！”

爸爸听了这才笑嘻嘻的爬下来，捧着那一对肥乳乱搓乱摸，又用口去含吮。唉呀，爸爸要吃奶啦！这般大的年纪还像孩子一般玩妈妈的奶。可是妈并没有骂他，而且吃吃的笑着，把乳房挺起，把腰儿摆动，且笑这说：“嗳唷，痒死了，你的胡须擦的我的毛多痒啊！嗳唷，哈哈 老东西，你也要吃奶，唉唷，不要咬，不可咬我的乳头！”

爸爸笑得哈哈有声的，伸出手去摸妈妈的小便之处，又磨又挖，还把手指伸了进去，像开小蚬的撬着。不过妈妈的小便处不像小蚬，却像个大蚬，而且多了一搓毛，黑淅淅，但仔细一看，而且还有水流着。那水却有点古怪，竟自流不尽似的。爸爸不住的挖撬着，那水竟越流越多，连床褥也湿了一大块，好似撒尿似的。

但那水是白白的，不像是尿，只见妈妈好像十万分难过，不停的推着爸爸的手，扭着那个大屁股，没命的叫说：“唉呀，还挖什麽？你再挖，可把我痒死的了！”

爸爸这时才拉出手来，吃吃的笑说：“喂！好玩吧！”

妈妈又吃吃的打了爸一下，笑骂说：“还说好玩啦！人家给你挖得痒死了！”

爸爸真是顽皮的笑说：“如果不给痒一些，就生不出滋味来啦！”

说时，并把妈妈的小便之处，双手挣开，细细的看着。

爸爸说：“喂！奶这胞鱼，真是越弄越阔了，还幸我有这根大的阳具，不然，就像大洋船驾海啦！”

说的妈妈也哈哈大笑，只见妈妈耸了耸屁股，打了爸一下，说：“老而不死，说来说去，你在不入，我就踢你下床去。”

她一面说一面扬着腿儿。爸爸听了才害怕似的伸了伸舌头，便爬上妈的肚皮去，挺起了那粗黑的阳具，不停往妈妈的小便处乱顶乱抽。顶得妈妈真的快活不过，两只脚儿，高高的竖起，嗳嗳唷唷没口子的叫着。

这事真是越看越有趣，看了她自己心儿卜卜作跳，那底下阴户也湿了起来。她一想，这叫做巫山云雨，夫妇之间应有的事呀！阮玉芝站得脚儿也酸，腰儿也疼，这才返回房里，但那一夜没法入睡，眼睁睁的想那滋味一定不错。

不然，他们那会这般快活，这般高兴啦！这时真的想找个美男来学爸妈这样玩玩。在她的脑子里，那一个补习先生艾自魏，样貌生得不错，可是在那午夜里，走去亲近人家，太过不成样子的吧！

第二天，小俏佣秋月来服侍阮玉芝，她便把昨夜的事告诉了秋月，然後要她替自己找艾自魏来结交。秋月知道小姐春心已起，只好赶快替小姐跑一趟。今夜相约在园中见面。阮玉芝为了顾及自己的颜面，便叫秋月到书房去相请，她自己却在树下等候。

且说阮玉芝站在树下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终於见秋月领着艾自魏来到。秋月偷偷的淫笑说：“小姐，艾先生来了！”

艾自魏一见阮玉芝，很客气的说：“阮小姐，让您久等的，还请见谅！”

阮玉芝含愧带羞的，娇声答说：“艾先生，说那的话，我蒙你见怜，真是有幸的了！”

秋月见他们在园中对谈，怕被其他人见到，赶紧催他们进入书房。

之後，秋月赶紧关起书房让小姐完成心中的春意！在只有两人世界的书房里，艾自魏握着她的小手说：“我艾某真是幸福，得蒙小姐垂青，感激不尽！”

女儿家初遇男儿总是娇羞，羞一羞的笑了一下。

阮玉芝说：“艾哥哥，我与你相会，你是明白人，只要你对人家始终如一，那就好了！”

经过一番的甜言蜜语，双方都已经心痒痒了！艾自魏把她抱的紧紧的说：“小姐，我的芝妹呀，现在时候已经不早了，我们不要错过了美好时光阿！”

他说时一把将她轻放在床上，并用手解开了她的裤子，探手阴户去抚摸，只觉得她的阴户已如黑森林带些露水的了。

阮玉芝立时脸泛桃花，羞的闭着眼睛，身体如中了电的一般微抖着，只得装着睡去的样子，任由艾自魏玩弄。

艾自魏见她并不抗拒，就解开她的衣扣，玩玩她那一对活跃跃，嫩澎澎的乳球。艾自魏索性的将她的内衣和内裤都脱了。在灯光下，看着她那又圆又白，又涨大的玉乳球。底下那小巧，带点香气的黑鲍鱼。那阴缝啊！哇！艳比玫瑰，且带着纯纯的感觉，好美啊！

艾自魏禁不住的用手挑逗着玩她的阴唇，觉得湿淋淋的。他手逗着的又暖又滑，又软又白的处女鲍鱼。随即把她的两片鲜红湿濡的阴唇，翻开来一看，更诱得欲火如狂，底下那阳具，也禁不住的昂然翘起，举的高高的。

阮玉芝偷看了一眼，不禁心儿卜卜的，心想：“唉呀！他要来了，这滋味儿呀！我不知怎麽样。你看他阳具撑着高高的，若被它插进阴洞去，不知是否受得了呢？”

但她想起父亲和母亲的情形，他们是那样爽歪歪，大概也是很爽的事情吧！她越想心里越跳得厉害，并觉得自己从未被男人玩过的鲍鱼，但这时觉得艾自魏的手指触摸那嫩嫩的鲍鱼，那是一种又酸又痒，又热又麻，说不出的一种爽快，一齐兜上心来，只觉得心头痒痒的，全身都没力了 。

阮玉芝这时酸痒得抵受不住，把眼睛微微的睁开，说：“哥哥，你做甚麽呀？”

艾自魏巴不得她有这麽一问，忙爬在她的身上，捧着她那娃娃脸，热热的一吻，笑哈哈的说：“我的心肝妹妹，来打炮吧！”

阮玉芝虽是知道他的意思，却装作不知，说：“哥哥，来打甚麽？”

艾自魏搂着她的腰儿，笑说：“这是人生最极爽的大事，难道奶不明白麽？”

说完，又亲了亲她的粉脸，下面的手也玩着她那胀嫩的阴核。阮玉芝顿时红晕上脸，骄骚骚的无限柔情地，搂住他的颈项，细声的说：“哥哥，你现在不爽吗？”

艾自魏见她答得这样，不禁又好气又好笑，说：“奶的哥哥虽然爽快，但是还不是极爽的时候啊！”说完，又用手磨弄着她那胸前的那对活跳跳而有弹Ｑ力的乳球。

阮玉芝被他玩得痒痒不过，只是吃吃的微笑，说：“那你要怎样啦 ？”

艾自魏搂得她紧紧的，笑说：“我的心里虽然好过，可是还有 ，奶摸 。”

阮玉芝羞怕的摸摸艾自魏的阳具，娇嗲嗲的说：“嗯 讨厌啦！好粗好硬喔 ！”这时阮玉芝已慢慢的从害羞的少女转变成性欲饥渴的浪妹了。当然，艾自魏也感觉到阮玉芝的热火欲望。

说着说着，艾自魏轻轻的在阮玉芝的耳边吹了一下，然後说：“芝芝呀！我会好好疼奶的，现在该是妹妹奶安慰我的宝贝的时候了！”

艾自魏他也已忍不住了，於是慢慢的跨进阮玉芝的玉腿中，这时虽然阮玉芝已热欲四射，但是因还是处子之身，所以表现的又兴奋又害羞，闭起了眼，缓缓濡动着身躯，像似说：“赶快呀 我好 想喔！”

艾自魏抓着那根阳具在阮玉芝的阴洞口回绕着，微微触碰她的阴肉，阮玉芝的阴洞已水流不停，像似下过大雨的黑森林。艾自魏挺动那硬直的大阳具慢慢的插入淫洞去。

可是那阳具仅插入一半时，阮玉芝已经嗳唷连声，低声说：“唉唷！哥哥你 你 不要入得太深，一半就好 喔 ！”

艾自魏这时将阳具轻轻摇动着，并伸手爱抚她的阴洞口，抚摸那敏感的阴核和阴唇。看她皱着眉尖，在灯光下见她的那脸蛋胀得通红，牙儿紧紧的咬着。阮玉芝那娇弱不胜，婉转抵受的神态，还不住的蹬着腿儿，低叫轻呼，直教艾自魏像是冲进了天堂似的，魂也飘，魄也荡！

他觉得她那处女阴洞，紧紧的把龟头吮着，还强烈觉得撑的紧紧的，有一种似辣又酸的滋味，透上心头，有种说不出来的激爽感触！

阳具刮着阮玉芝的阴核时，阮玉芝初时暖暖热热，後来又辣又痒，爱汁已缓缓渗入床褥。这时的阮玉芝，见那阴洞不但不觉得刺痛，反而觉得非常激痒，於是娇柔柔的轻声说：“好哥哥，不要紧了，你 你插你的吧，不 嗯 不用顾虑我的了！”

艾自魏这时才畅爽十分，便将大阳具整条顶了进去，听到吱唧一声，结果看到大量的淫汁四溅起来。阮玉芝连忙大叫：“ ～～喔～～呀～～～死了死了！好痛喔 ”

结果见到红红的液汁缓缓流出，阮玉芝哭了出来。可是艾自魏很自然的且不紧张的亲吻阮玉芝的脸颊说：“不要怕，那是自然现象，等会儿就不疼了喔！”艾自魏缓慢濡动他的巨棒，继续刺激淫洞内的阴肉 。

说也奇怪，毕竟阳具是一件神秘的东西，在濡动了一会，阮玉芝便淫淫的笑。艾自魏见她又开始发春了，立即慢慢加快速度，开始用力的抽，这样的抽插得有劲时，那龟头眼，点点的轻轻揉着的花心。

唉唷！她的花心也被揉开了，极酸激痒的，真是搔着她的痒处，只见阮玉芝笑眯眯的，鲍鱼也吱吱唧唧的作响。阮玉芝连连的颤着美臀，玉腿摇摇的叫着：“唉呀！好 好舒服喔～～嗯～～哥哥，这是 是不是叫苦尽甘来麽 嗳～～？艾自魏也越抽越起劲，扛着她的玉腿，手摸摸捏捏的，玩得她那对够弹Ｑ力的乳球，继续拼命的插她。

艾自魏说：”好芝芝，奶有跟着动吗？“阮玉芝连忙呼叫：”有有有 ，唉唷 ！用力好了！嗳！抽吧！快点儿，了不得啦！我 我要 嗳～～哦～～啊～～！“阮玉芝挺起了屁股，摇摆着腰肢，黑鲍鱼发出吱唧吱唧的淫浪声。她这时大概激爽到极端了，她不歇的将阴洞像乌贼一样吸吮他的黑棒！

艾自魏的阳具转动着她的阴道时，觉得热呼呼，辣痒痒，好刺激喔！而且她的花心深处，还有一道道的暖流，缠绕着冬菇头，烫得他整个魂飞魄荡，骨酥肉麻，全身有如浸在热浪里。同时，那热呼呼的阳精儿，像要喷射而出。

艾自魏立即将她搂抱得实实，这时只觉得连连的打了好几个震颤，见阮玉芝同时嗳叫着：”唉呀！好～～爽啦！喔～～～你的精儿射到我的心胸里来了！“看她春心荡漾的粉颊，本来已是红红的，这时更红艳可爱。而那艾自魏，更是爽极了，身体像触了电似的，全身爽到爆了！

过了这段激情後，艾自魏决定不再当花花公子，因为阮玉芝的第一次，因为她的极激的放浪，艾自魏最後娶阮玉芝为妻，两人每晚激情的做爱，感情极好，使两人在五十年代东方之珠的半山区，成为人人羡慕的好夫妻。

【完】